

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案 谴责中共活摘器官

【明慧网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2016 年 3 月 16 日通过要求中共停止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。该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行径，并要求进行更多调查。

据美国法院新闻服务网（Courthouse News Service）3 月 16 日报道，活摘器官被纽约州国会议员称为“恐怖事件”。长期以来，中共一直被指控在黑市上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。3 月 16 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气氛沉重。

报道说，法轮功于 1992 年传出，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，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指控中共在 90 年代末，即开始销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。

加拿大政治家大卫·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十年前对中共活摘器官进行调查后，这些活摘器官的指控获得媒体广泛关注。

根据乔高及麦塔斯于 2006 年和 2007 年间撰写的调查报告，“2000 年到 2005 年的 6 年间，有 4 万 1500 例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无法解释”，他们发现中共政权继续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。

两年后联合国酷刑调查官员要求中共全面说明



“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”。

3 月 16 日，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包含六个部分的决议案，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，并要求进行更多调查。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（Eliot Engel）说：“移植手术旨在挽救生命，但从非自愿者身上活摘器官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。更有甚者，中共专门针对信仰者进行迫害，摘取他们的器官谋利。”◇

温哥华华人感慨：有信仰就是不一样

【明慧网】三月十三日，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游行又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举行，温哥华法轮功（又称法轮大法）学员的游行队伍一如既往受到沿途观众热烈欢迎。人们纷纷表示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带来的喜悦和能量，华人新移民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感到很震撼。

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、花车、腰鼓队、法轮功功法演示队。沿途观众纷纷为他们鼓掌，很多人随着天国乐团的节拍向法轮功学员挥手致意，还有很多观众拍摄这支精彩的游行队伍。华人观众表现得尤为热烈，当法轮功团体经过时，很多人都表现出期待与欢喜的神情。还有华人留学生们，看到法轮功团体出现时，有的鼓掌，有的招手致意，有的拍照录像留念。



Jack 与女友在路边鼓掌欢呼，他说：“我们每年都在不同城市庆祝圣派翠克游行，我们从蒙特利尔来，今天早上刚到温哥华。我清晰地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带来的能量，那是喜悦的能量，他们是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团体，他们带给人欢乐和能量。从他们的笑容中，我感受到了欢乐的力量，我很高兴看到他们。”

Bob 对着游行队伍鼓掌，他说：

“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非常好，他们每年都参加圣派翠克游行，每年都带给人们喜悦。我为他们鼓掌，他们的音乐非常好，他们是一个了不起的团体，愿神保佑他们。”

刚刚移民加拿大不到半年的李先生，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赞叹不已。他表示，以前在大陆时，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游行场景的光盘，但现场看感到很震撼。

他感慨地说：“法轮功的队伍阵容这么大，而且大家的演奏和步伐是那样的整齐，看得出有信仰与没信仰就是不一样。”

移民加国半年多的王先生与妻子一同观看了游行，他们表示，作为黄皮肤华人与白人们站在一起观看游行，看到法轮功队伍表演得这么出色，自己也感到脸上有光。◇

孩子受伤害 河南新乡市马晓燕控告元凶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河南新乡市马晓燕二零零九年修炼法轮功后，获得身心的健康，两个智障孩子也受益，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夫妻俩被绑架，孩子受惊吓刺激后，智商比以前大步后退。二零一五年八月，马晓燕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。

以下是马晓燕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。

一、大法给了我们全家第二次生命

我有两个智障的孩子，我们家成了周围邻居议论的焦点。对于外人异常的眼光，对于双方父母的漠不关心，使我内心变得冷漠，充满怨恨，怨天怨地，好象每一个人都成了敌人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我。因自己照顾两个孩子，身体已拖累得腰间盘突出、颈椎病、全身无力、两腿沉重，整日无精打采。

二零零九年一个偶然的机，经朋友介绍使我得到一套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光盘，刚开始我还没认真听，因当时的我对电视中诽谤大法的谎言，依然半信半疑是非难辨。为了两个孩子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有病乱投医的态度，就这样走了进来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修的是“真、善、忍”，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到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”、与人为善、无私无我的境界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一个高标准的好人。

大法使我变得心胸宽广、坦荡真诚，遇到矛盾先找自己的不足，内心充满善念，无怨无悔。

因为两个孩子，公婆不愿看管，我们两家已多年不来往，修炼大法后，便主动和公婆来往，化解矛盾，善待两位老人。自从修炼大法后，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，身体一切病症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身轻如燕，尝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。

二、夫妻俩被绑架，孩子受惊吓刺激

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，郑州铁路公安处和新乡市铁路国保大队一起绑架我和丈夫，并非法抄家。

六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，我家一下进来十人左右，“国保支队”王队长拿出搜查证要抄家，当我制止非法抄家时，被三个大男人打翻在沙发上，用手铐把胳膊反铐着。女儿（当时十岁）看到后，失声大哭、大叫，并且给一位穿警服的“曹辉”警官跪在地上，一边磕头，一边哭着说：“叔叔，求求您，给我妈妈松开吧，求求您！”我让女儿站起来，对女儿说：“他们不是邪恶，他们是被谎言蒙蔽的人……”稳定好女儿的情绪。

一位警察又拿出拘留证，我拒绝非法押走，被三个大男人抬上警车，这时又听到女儿失声大哭、大喊、大叫、情绪失控。我家的大法书籍、光盘、EVD 播放器、卫星接收器、真相币一百多元，现金五百元被非法抄走。

我被非法押到“金龙大酒店”，受到长时间罚蹲、不让吃午饭、不让喝水、被脚踢、手腕被铐得发黑紫青色、发肿，并被非法审讯。一位胖警官干部指使一警察让我蹲下，我反抗不蹲，那位警察就在我小腿根、小腿关节部位连踢几脚，小腿部位出现大面积黑紫青块。曹辉警察在非法审讯时，继续长时间罚蹲，我口渴要水喝不让喝水，不让吃中午饭，一直到晚上不知道几点，才给个馒头夹咸菜。长时间的罚蹲，使我的腿疼痛难忍，出现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难，几乎晕倒在地，手腕被手铐铐得出现黑紫青并发肿。

次日晚，被非法押到郑州铁路看守所。在看守所干最重的活，用毛巾擦地，用牙刷刷厕所。因家人害怕我被迫害，找关系，花了现金、

物品合计贰万元左右，我大哥担保，被非法取保候审一年。

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出看守所后，才知道丈夫被非法关押，四天四夜才回家，女儿在四天四夜中，见谁都向谁要爸爸、妈妈，并且拒绝吃饭，说：“爸爸、妈妈不回家，我不吃饭。”丈夫回家后，女儿才开始吃饭，情绪才稳定。我被非法押走的第三天，儿子（当时六岁）坐在地上，失声大哭，他不说话，好像这时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哭得没力气了，才止住哭声。我回家后，儿子已不认识我。

女儿、儿子受这次惊吓刺激后，智商比以前大步后退。婆婆从不爱流泪，就连自己母亲过世都没有掉眼泪，这次看到两个孩子这个样子，也哭了。母亲每夜难眠，经常暗暗流泪，引起身体上多处疼痛、难受，伤害极大。出狱后，见到我，抱着我失声痛哭。

二零一二年八月，从郑州铁路看守所出来后一个月，卫北公安分局侦察大队马东海、李发尚上门骚扰，又想继续迫害，我被迫带着女儿流离失所。警察找不到我，把我大哥又非法绑架走，大嫂去要人，被勒索一千元才放人。此次迫害包括我小姨都受到了威胁，家人又托关系，不知花了多少钱，才没事。

截至今日，我和我丈夫的手机，时常被监听，并出钱指使邻居长期监视我们。屡次迫害，给我和我的两个孩子，以及双方父母、所有家人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。

